

# 命名的規範： 臺南市\* 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

黃雯娟\*\*

## 摘 要

在當代社會中，地方的命名是地方與政治認同關係中相當關鍵的元素，可以說，命名即是一種規範的形式，支配者藉由地方的命名，賦予地方一定的象徵意涵與空間次序。

臺南市是臺灣最早的歷史發展起點，1624年荷蘭人登陸大員，即以荷蘭行政區名：Zeelandia（熱蘭遮城），命名在臺所興築的第一個城堡，1625年繼續將勢力範圍推向臺江內海另一端的赤崁地區，並命名為Provincia（普羅民遮）；1661年鄭成功攻下普羅民遮城，隨即將之更名東都明京（承天府），並將熱蘭遮城更名為安平（鄭氏家鄉）。1684年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承天府再更名臺灣府。日本領臺之後，隨著臺南升格為市，街區進行町名改正，除了保留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等具方向辨識功能的町名外，傳統街道名多改為日式的町名風格；戰後，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全臺街道命名的命令下，去除所有日式町名，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具有中華文化或偉大領袖的街路名。

由此可見地方的命名與更名，本身雖是一種文化現象，但命名背後則展現不同的政治意涵，本文希望透過古都臺南的街道命名或更名的機制，探討不同政權治理對街道命名的規範，以茲呈現權力之文化政治展現。

**關鍵詞：**臺南、街道命名、政權轉換、空間配置、文化政治

---

\* 本文所指臺南市，其空間範圍指 2010 年之前省轄市時期的臺南市。

\*\*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4 年 2 月 19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12 月 4 日。

- 一、前言
- 二、荷蘭與明鄭時期：海外的據點與原鄉的命名
- 三、清代府城的市街發展與日常生活取向的街道命名
- 四、日治時代行政空間轉換與町名命名的日本化
- 五、戰後街道的更名與文化政治
- 六、結論

---

## 一、前言

1980 年代之後，地名研究開始引進批判理論，進行批判性地名研究，研究重點已從地名本身，轉而關注地名命名的文化政治脈絡，<sup>1</sup> 也就是將地名置回原來的歷史政治情境，以整體的脈絡來思考地名命名過程，成為批判地名學者普遍採用的方式。地名所蘊含的「符號」，在地名政治中也成為解讀權力關係與地方社會文化對應的重要依據。地方的命名是地方與政治認同關係中相當關鍵的元素，可以說，命名即是一種規範的形式，<sup>2</sup> 支配者藉由地方的命名，賦予地方一定的象徵意涵與空間次序。例如：以色列在格蘭高地、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藉由猶太式地名的命名，以彰顯佔領區的猶太主義色彩，<sup>3</sup> 意圖強化國家主權的宣示；同樣的，英國在紐西蘭的地方命名，也多選擇英國將領、女皇或英國當地地

---

<sup>1</sup> Reuben Rose-Redwood, Derek Alderman, and Maoz Azaryahu,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 4 (Aug. 2010), pp. 453-470.

<sup>2</sup> Lawrence D. Berg and Robin A. Kearns, "Naming as Norming: 'Race,' Gender and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Naming Places in Aotearoa/New Zealand," in Lawrence D. Berg and Jani Vuolteenaho, eds.,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Farnham,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9), pp. 19-21.

<sup>3</sup> 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4 (Dec. 1992), pp. 664-666.

名，以強化紐西蘭的英國化。<sup>4</sup> Azaryahu 則以東、西德統一之後的東柏林地名作為案例，探討當地的街道名去共產主義化的過程，國家企圖透過東柏林街道名的更名，將其歷史整併入一個統一的自由德國。<sup>5</sup> Radović 也以 1990 年代以來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Belgrade）的街道名政治為研究對象，透過各種公共符號的紀念化與去紀念化，重建新後共產時代的意識形態。<sup>6</sup> 這些研究，基本上主要透過新地名對原有地名進行「修正」，來進行認同的重建。研究重點在於詮釋不同政權下的地名變動，新政權為達到自身合法化的目的，往往藉由官方所推動的地名更名，作為修正歷史的一種手段，此一研究脈絡即是透過歷史過程，討論地方的命名與政治權力之關係。研究方式係透過地名符號的解析，釐清地名原始的意涵（denote）與象徵功能（connote），並從文化價值、社會規範及政治理念的視角去分析地名符號的象徵意涵。此一研究取向者，一般都以政權轉換下的地名更替作為論述核心，處理不同的政權，如何運用了地名命名的符號來達到社會支配與反支配目的，顯露地名與政治的高度相關。

臺南是臺灣最早發展的市鎮，1624 年荷蘭人登陸大員，即以荷蘭行政區名：Zeelandia，命名在臺所興築的第一個城堡「熱蘭遮城」。之後又購買赤崁地區的土地並命名為普羅民遮（Provintia）；1661 年鄭成功打敗荷蘭，領有臺灣，隨即將普羅民遮城更名為東都明京（承天府），將熱蘭遮城更名為安平鎮。

1684 年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清廷隨即將承天府更名為臺灣府；對於鄭成功，雖然領臺之初，官方曾視之為叛國與海賊，時至清末，光緒帝為安撫臺灣人民，甚至同意在臺灣府城建立專祠並追諡。日本領臺之後，也因鄭成功與日本有血緣關係，亦保留延平郡王祠，但更名「開山神社」；大正 8 年（1919）臺南市街區進行町名改正，傳統街道名多改為內地式的町名風格，除了保留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等具方向辨識功能的町名外，開山町成為唯一保留的紀念式町名。戰後，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全臺街道命名的命令下，一批具有中華文化或偉大

---

<sup>4</sup> Paul Carter,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ssay in Spatial History*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7), p. 137.

<sup>5</sup> Maoz Azaryahu,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Political Geography* 16: 6 (Aug. 1997), pp. 479-493.

<sup>6</sup> Srđan Radović, "From Center to Periphery and Vice Versa: The Politics of Toponyms in the Transitional Capital," *Glasnik Etnografskog Instituta SANU* 56: 2 (Dec. 2008), pp. 53-74.

領袖的街道名，出現在臺南市都市核心地帶，但基於鄭成功被國民政府塑造的「民族英雄」、「忠於領袖」形象，因此與鄭成功有關的開山路和安平路仍然保留迄今。

由此可見命名權是支配者宣示擁有權力的基本表現形式，也就是說，當一個地區被賦予一名稱，即展現不同的文化政治<sup>7</sup>意涵。文化也因為其與權力關係密切，本身即是個政治場域，也可以說：文化，就是文化政治。<sup>8</sup>

城市既是一個區域的發展核心，那麼透過城市街道的命名，可以最直接展現主政者所欲表述的政治意涵。臺灣有關街道名稱的研究並不多，吳育臻透過嘉義市街道名變遷的歷史過程，探究清代、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三個不同統治政權的特質；<sup>9</sup> 廖秋娥也透過臺東市街名稱的變遷，尤其針對光復之後，指出大部分街道名稱已變更原有地名，認為其遠離土地與人民，而進一步詮釋握有命名權力的統治政權性質；<sup>10</sup> 劉澤民則企圖透過臺灣市街「町」名類型的量化分析，分析日本殖民政權在臺灣的地名政治，其研究彰顯了內地日式町名在臺灣市街形成主流的現象，詮釋日本政權在臺灣的治理思維。<sup>11</sup> 梁晉榮著重從治理面向考量，從歷史脈絡分析不同政權治理下臺南市的街道命名理念，但也因其缺乏細緻的分析，而無法窺見臺南市街道命名豐富的地域色彩。<sup>12</sup>

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古都臺南的街道命名或更名的機制，探討不同政權治理下街道命名了什麼？更改了什麼？保留了什麼？以分析不同政權對街道命名的規範，及其所展現的文化政治。也就是將街道名稱視為政治地景中的符號要素，透過街道名類型與特殊意涵的分析，比較臺南古城自荷蘭、明鄭、清代、日治、戰後迄今，不同的治理政權如何透過命名，呈現國家或地方所欲建構的城市圖像。

---

<sup>7</sup>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0).

<sup>8</sup> 王志弘，〈臺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2（2003年12月），頁121-186。

<sup>9</sup> 吳育臻，〈從地名的變遷看不同政權的特質：以嘉義市街路名為例〉，發表於行政院內政部主辦，「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2004年12月17日。

<sup>10</sup> 廖秋娥，〈地名權的歷史地理面向：以臺東市的街道名為例〉，《臺東文獻》復刊11（2005年12月），頁84-97。

<sup>11</sup> 劉澤民，〈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123-236。

<sup>12</sup> 梁晉榮，〈近代臺南市街道命名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 二、荷蘭與明鄭時期：海外的據點與原鄉的命名

臺南市地處嘉南隆起海岸平原，<sup>13</sup> 早期西部是一片汪洋，稱為「臺江內海」，內海西緣沙洲環繞，以沙洲形似魚，乃被命名為「鯤鯓」，以排列位置由北向南分別為：一至七鯤鯓，其中「一鯤鯓」即在今安平一帶，是西拉雅平埔族大員社的聚居地；臺江東岸則是平原區，為平埔族赤崁社所聚集之地。因此，明代的地圖、文獻上分別以當地社名，稱呼臺江西岸為「大員（Tayovan）」、東岸為「赤崁（Saccam）」。<sup>14</sup> 對於孤懸海外的臺灣，難以控管，而成為海盜的據點，<sup>15</sup> 甚至在荷蘭佔據澎湖之後，明朝與荷蘭人達成協議，荷人同意離開澎湖，轉而暫居臺灣島。<sup>16</sup>

1624年，荷蘭人登陸臺灣南部，首先在臺江西岸的一鯤鯓沙洲上興築城堡，初名奧倫治（Oranje／Orange）城，1627年改用荷蘭行政區名：Zeelandia命名，即「熱蘭遮城」，做為在臺的統治中心。熱蘭遮城之外，並修築一條道路與城裡相通，也以城名稱之熱蘭遮街。<sup>17</sup> 1625年荷人將勢力範圍推向臺江內海另一端的赤崁地區，向新港社人買了一大片土地，命名為普羅民遮（Provintia），並且在市鎮的西邊，蓋一簡單卻具防火功能的碉堡，1653年郭懷一抗暴事件之後，<sup>18</sup> 荷蘭人改用紅磚疊砌，重新築起普羅民遮城，城外同樣出現「普羅民遮街」。<sup>19</sup> 這兩條街不但是臺灣最早形成者，也是最先命名者。荷人對於臺灣佔領區的命名原則，同樣展現17世紀歐洲海外霸權的命名政治，以殖民母國的地名植入新領地，

<sup>13</sup> 林朝榮，《臺灣地形》（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頁359-360。

<sup>14</sup> 石萬壽，《樂君甲子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34。

<sup>15</sup> 「臺灣踞大海之中，背山面水。自鄭氏以前，荒蕪難稽。」、「宣德間，太監王三保舟遭颶風入臺，始知有臺灣之名。嘉靖，林道乾沿海作亂，都督俞大猷追之，道乾潛逃臺中。」參見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103種，1961；1720年原刊），頁1、4。

<sup>16</sup>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22-227。

<sup>17</sup>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村落戶口調查所見的荷蘭之臺灣原住民族統治〉，《臺灣風物》40:2（1990年6月），頁92-96。

<sup>18</sup> 翁佳音，〈郭懷一〉，「線上臺灣歷史辭典」，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140.109.184.148/Chron.aspx>。

<sup>19</sup>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臺灣文獻》34:3（1983年9月），頁23-28。

透過母國地名的延續，展現荷蘭人的發現與主導。

1661年4月，鄭成功聽從任職荷蘭通事的漢人何斌建議，奪取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支配的臺灣島，以解決反清復明大軍的後勤補給問題。在何斌的引導下，通過鹿耳門海道，越渡臺江內海，首先攻下普羅民遮城，之後，鄭成功再攻下熱蘭遮城，結束了荷蘭在臺灣38年的經營。鄭氏立刻改普羅民遮城為東都明京，以彰顯延續明朝道統之心；並援用鄭氏家鄉的地名，改熱蘭遮城為安平鎮，做為鄭氏府第，<sup>20</sup> 又稱王城。

明鄭王朝將普羅民遮城更名為東都明京（承天府），一樣是主權的宣示；將熱蘭遮城更名為安平鎮，仍然展現主導式的原鄉命名法則，一樣忽略新領地原來的地景與住民。

不過，不論是荷蘭人或鄭成功，他們對臺灣經營的目的皆不在地方治理，且經營時間不長、經營尺度也偏向據點的建立。再加上當時臺灣的人口有限，因此街市也非常有限，這種情形一直要到臺灣納入清版圖之後，才有了轉變。

### 三、清代府城的市街發展與日常生活取向的街道命名

康熙22年（1683），清提督施琅攻下臺灣，鄭克塽降清，明鄭王朝滅亡。康熙23年（1684）4月14日，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清朝改明鄭承天府為臺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臺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三縣；臺南市一地，即為當時臺灣府和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的部分地域。府治設在今臺南市核心區（中西區），清代的臺南依然是全臺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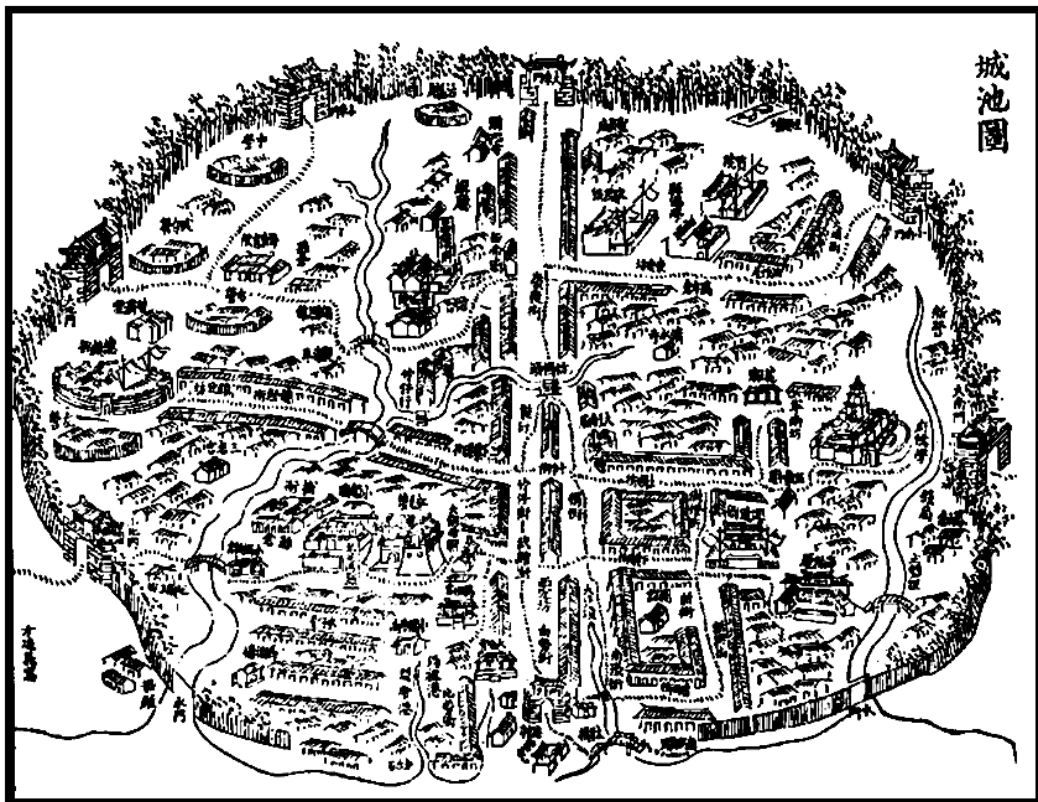
臺南市作為臺灣府的府治約二百年，一直以「臺灣府」稱之。惟清廷在臺灣實行不築城政策，使臺灣府（臺南）雖設置，但沒有築城；<sup>21</sup> 不過市區中心自明鄭時期即分為：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清代府城繼續沿用明鄭時的四坊。雍正3年（1725），巡臺御史禪濟布上奏建議於臺灣府治（臺南）興建木柵城，獲

<sup>20</sup> 楊英，《從征實錄》（文叢第32種，1958；1931年原刊），頁189。

<sup>21</sup> 康熙給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諭令中提到不築城的理由是：「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尅期奏捷？」參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文叢第4種，1957；1722年原刊），頁18。

雍正皇帝同意，此乃清廷中央正式允許臺灣築城，<sup>22</sup> 並由臺灣縣知縣周鍾瑄總理木柵城興築事宜，<sup>23</sup> 設「東、西、南、北大門四，東、南、北小門三，各建臺，臺上建樓。」<sup>24</sup> 自此，府治才有了明確界址（圖一）。

雍正11年（1733）吳福生事件後，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奉旨在城週加植刺竹以強化城防。<sup>25</sup> 乾隆51年（1786）林爽文起事，府城也備受威脅，事平之後，



圖一 乾隆17年（1752）城池圖

說明：以木柵刺竹圍城，此時有七個城門，小西門未建。

圖片來源：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第113種，1961；1752年原刊），城池圖。

<sup>22</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該院，1978），第4輯，雍正3年3月16日，頁54-55。

<sup>23</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輯，雍正3年5月8日，頁295-296。

<sup>24</sup>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續修，《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84種，1960；1835年原刊），頁84。

<sup>25</sup>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臺南都市化研究之一〉，《臺灣文獻》30: 4（1979年12月），頁140-166。

乾隆53年(1788)欽差協辦大學士福康安、工部侍郎德成、福建巡撫徐嗣曾奏請：「臺灣改建城垣，用磚既難拉運、用石尤易矧蝕；請築土城，高一丈八尺為率。除南、北、東三面照依舊基外，惟西面一帶濱海，應收進一百五十餘丈。共添建城樓八座、西門券臺一座、卡房十六座、兵房八座。」此議奉旨核可，乃由臺灣知府楊廷理於乾隆53-56年(1788-1791)改建為土城，<sup>26</sup>以「西面逼海，潮汐衝刷，難以立基，縮進二百五十二丈有奇。」其他南、北、東三面俱依舊址，並將舊城臺7座，一律加高，再添設西門1座、建臺1座，共建城樓8座。<sup>27</sup>此次改建，最重大的變動就是增築大西門城牆，使五條港區成為城外。

道光15年(1835)臺灣、諸羅二縣調整縣界時，由於府城人口與市區的成長，乃擴建東、西兩外城，將大西門與大東門之外的市街也納入城區，此外也將原府城四坊再細分成：東安上坊、東安下坊、西定上坊、西定下坊、西定下保、寧南坊、鎮北上坊、鎮北下保等八坊。<sup>28</sup>同治元年(1862)發生戴潮春事件，臺灣道洪毓琛基於府城防衛需要，以聯境組織為基礎，在坊之外將城內分為「東、西、南、北、中」五段，大西門外分為「南、北」兩段，各段設總僉首1人，另小西門內、外亦合設1人，由總僉首統率民勇依段設聯境組織協防。<sup>29</sup>此區段之劃分也一直沿襲至清光緒21年(1895)日本領臺，且為日後臺南市舊城區內外劃為五區之濫觴。<sup>30</sup>

清代臺灣府城<sup>31</sup>(臺南)的街道，基本上是以「十字街」為中心，「十字街」界於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之間，是街界四坊的通衢大街，即郡志所謂「大街」：<sup>32</sup>「合橫街、新街、大井頭街，皆耆民吳振生砌石以利行者」、<sup>33</sup>「大街，

<sup>26</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文叢第186種，1964)，第4冊，頁600；周郁森，〈清代臺灣城牆興築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22。

<sup>27</sup>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續修，《福建通志臺灣府》，頁93。

<sup>28</sup>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頁23-28。

<sup>29</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大通書局，1984)，卷21：鄉治志，頁560-561；石萬壽，〈臺南府城的城防：臺南都市化研究之一〉，頁160-162。

<sup>30</sup>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頁33。

<sup>31</sup> 光緒13年(1887)臺灣正式建省，省城擇於今臺中市，並於省城所在地新設臺灣府，原臺灣府改稱臺南府，為避免混淆，本文中原臺灣府，以「臺灣府(臺南)」表示。

<sup>32</sup>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90。

<sup>33</sup>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66種，1960；1718年原刊)，頁54。



街界四坊，百貨所聚。」<sup>34</sup> 此大街事實上是由大井頭街（原稱普羅民遮街）所逐漸發展而成的大道，隨著市街擴張，逐漸與赤崁街交會而成的十字型街區，於是有了「十字街」之名。該街作為百貨集中之地，商品交易日顯活絡，街道的發展遂由十字街向四方延伸，慢慢出現各種專業性商街，行業名稱也逐漸轉化為街名，如打鐵街、鞋街、菜市街、柴市街等。<sup>35</sup>

臺南做為臺灣府城之地，隨著雍正 10 年（1732）清廷渡臺禁例漸弛，<sup>36</sup> 渡臺者日眾，移民大量湧進，形成明鄭以來的另一股移民浪潮。他們循鹿耳門進入府城，或定居此處，或更赴南北各地從事墾荒工作，遂使府城人煙蔚集、貨集殷盛。在這樣的情形下，府城的街道逐漸擴張與分化。根據《臺灣府志》與《臺灣縣志》相關志書的記載（表一），可以窺見臺南市街的發展脈絡。

以街道數的變化可以發現，府城的街道自康熙 23 年的 11 條，成長至乾隆 6 年（1741）30 條，到了嘉慶 12 年（1807），快速增加至 97 條，道光年間府城街道僅 105 條，增加不到 10 條；由此可見，府城街道的擴張，主要在乾嘉之際。

康熙 61 年（1722）朱一貴民變之後，清廷才對臺灣或臺南地區有較積極性的作為，也在同時，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兩岸貿易開始盛行。為因應此熱絡情形，從事兩岸貿易或交易的商號開始聯合成立公會（此公會即稱為「郊」）。專營對福州以北各港口貿易的北郊首先成立，由 20 餘商家行號所組成，以蘇萬利商號為代表；其次為專營對福州以南各港口貿易的南郊，由 30 餘商家組成，以鍾姓粵籍人士創立的金永順商號為代表；最後成立者，則為專營糖米貿易的糖郊，約有 50 餘商家組成，以李元所創設的李勝興商號為代表。此臺南府城三郊，即為臺灣最早設置的郊商，其總部設於今神農街水仙宮，稱為「三益堂」。<sup>37</sup>

商業的繁榮也可從街道名稱的演變，發現商業活動的多樣性。康熙領臺初期，街道名冠以商業活動者，有魚市街、柴市街與油行街，顯示當時商業活動偏向與住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有關；及至乾嘉之際，草花街、鞋街、故衣街、針

<sup>34</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1696 年原刊），頁 47。

<sup>35</sup> 梁晉榮，〈近代臺南市街道命名之研究〉，頁 65。

<sup>3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 10 冊，頁 144。

<sup>37</sup> 石萬壽，《樂君甲子集》，頁 241。

街、做篾街、糖仔街、打石街、打鐵街、打銀街、帆寮街等一一出現，顯示消費性商品日漸蓬勃。由此可見，臺南府城雖是清朝在臺灣建立的第一個政治據點，但在街道命名上，官方治理重心似乎並未及於地方行政。不過道光年間所編輯而成《臺灣采訪冊》，倒是出現一些地名的改稱現象，有些是雅化，有些則以城內的「境」<sup>38</sup> 域為名，例如下打石街改稱樸實街、頂打石街改稱鼎甲石街、做篾（燈）

表一 臺南歷史上街路發展的時空過程

年代	街名	增加數	總數	資料來源
康熙 23 (1684)	大街、禾寮港街、過坑仔街、嶺後街、油行街、菜市街、柴市街、新街（即魚市）、橫街、瀨口街、貞節坊		11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續修 《福建通志臺灣府》
康熙 35 (1696)	大井頭街、嶽帝廟街、關帝廟前街、新仔市	4	15	高拱乾 《臺灣府志》
康熙 57 (1718)	大井頭街、嶽帝廟街、關帝廟前街、新仔市	0	15	周元文 《重修臺灣府志》
康熙 59 (1720)	布街、竹子街、枋橋頭街、大埔街、柱子行街、安海街、帽子街、暗街、舊南勢街、北勢街、新北勢街、新南勢街	12	27	陳文達著、王禮修 《臺灣縣志》
乾隆 6 (1741)	東門街、山川臺街、鎮渡頭	3	30	劉良璧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乾隆 17 (1752)	十字街、竹子行街、故衣街、針街、媽祖港街、關帝港街、王宮港街、新大道街、水仔尾街、經廳巷、打石街、糖仔街、道口街、看西街、下橫街、武館街、打棕街、水仙宮後街、佛頭港街、花街、真武廟街、總爺街	22	52	王必昌 《重修臺灣縣志》
嘉慶 12 (1807)	草花街、打鐵街、元會境街、油行尾街、清水寺街、四嫂巷、後市仔街、府口街、市仔頭街、舊縣頂街、上橫街、頂打石街、龍王廟街、樣仔林街、鞋街、新店尾街、大銃街、十三鋪、內南濠街、下打石街、做篾街、上新街、內新街、磚仔橋街、二府口街、帆寮街、縣口街、抽籤巷、米街、內王宮港街、土墾埕、宮後街、外上南濠街、外下南濠街、外新街、外打棕街、外關帝港街、崎嶇街、金龍衛街、杉行街、福壽街、橫街仔、魚行街、外媽祖港街、外王宮港街	45	97	謝金鑾、鄭兼才纂，薛志亮主修 《續修臺灣縣志》
道光 10 (1830)	雲霄街、觀音亭街、大埔街、五帝廟前街、大道街、關帝廟後街、代書館街、外宮後街、樸實街（下打石街改稱）、雙興境（做篾街改稱）、竹椅街（市仔街改稱）	8	105	陳國瑛等採輯 《臺灣采訪冊》

說明：由於各時期街名資料來源不同，因此參考資料直接附於表中各欄「街名（）」表示街名更改數量未增，並不重複採計。

<sup>38</sup> 石萬壽，《臺南府城防務的研究：臺南都市發展史論之一》（臺南：友寧出版有限公司，1985），頁160。

表二 清末臺灣府城（臺南）街道名的類型分析

類型	街名
地景類	機關建物 (20) 統領巷街、試經口街、舊縣頂街、府口街、經廳口街、考棚口街、府西巷街、府東巷街、馬兵營境街、總爺街、大銃街、赤坎樓街、縣口尾街、縣口頭街、大廠口街、二府口街、 <sup>39</sup> 大道街、 <sup>40</sup> 道口街、縣口街、鎮渡頭街
	寺廟 (51) 岳帝廟街、大人廟街、聖公廟街、重慶寺街、關帝廳街、總趕宮街、福安宮街、良皇宮街、馬公廟街、五帝廟街、開仙宮街、保西宮街、龍王廟街、三界壇街、內關帝街、萬福庵街、佛祖廟街、武廟街、小媽祖街、大媽祖街、小上帝街、天公埕街、觀音亭街、廣慈庵街、三老爺宮街、玉皇宮街、內媽祖港街、外媽祖港街、藥王廟街、佛頭港街、土地公口街、海安宮街、風神廟街、水仙宮邊街、外關帝港街、外關帝港橫街、外王宮港街、聖君廟街、王宮東街、外宮後街、全安宮街、媽祖樓街、普濟殿街、內宮後街、下太子街、辜媽宮街、祝三多街、清水寺街、府城隍廟街、二老口街、安祿街
	其他 (48) 龍泉井街、西竹圍街、崙仔頂街、亭仔腳街、嶺前街、新港墘街、嶺後街、莊雅橋街、大南門街、槎仔林街、柱仔行街、東轅門街、西轅門街、草仔寮街、牛屎埕街、大北門街、鴨母寮街、番薯崎街、枋橋頭前街、枋橋頭後街、無尾巷街、十間巷街、松仔腳街、天池底街、大東門街、小東門街、小西門外街、小西松仔腳街、城邊街、看南埕街、老古石街、十八洞街、金瀛街、草寮後街、土岸尾街、大井頭街、戲臺後街、狗屎巷街、下大埕街、公界內街、武館街、抽籤巷、頂粗糠崎街、下粗糠崎街、後樓仔街、頂南河街、下南河街、內南河街
經濟類	產業活動 (24) 牛磨巷街、牛磨後街、打銀街、帆寮街、打鐵街、籬桶街、竹巷口街、番薯港街、打粽街、杉行街、磚仔埕街、做針街、牛墟堀街、板店街、油行尾街、做篾街、頂打石街、下打石街、帽街、草花街、竹子行街、竹子街、米街、鞋街
	商行 (1) 利源巷街
紀念性	人物 (5) 范進士街、陳子芳街、曾振明街、王提塘街、開山王街
	原鄉 (3) 安海街、大埔街、雲霄街
相對位置或設置先 (19)	中巷街、內新街、上橫街、下橫後街、下橫前街、頂看西街、下看西街、新店尾街、外新街、東巷街、西巷街、中頭角街、南頭角街、北頭角街、北勢街、北勢橫街、南勢街、中街、市仔頭街
吉祥願景與境域 (9)	仁厚境街、七良境街、元會境街、三元巷街、五全街、大平境街、仁和街、三四境街、六吉巷
合計	180

資料來源：〈臺南派出所庄土名調查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文號：4252 冊 68 號，調查課門調查類，1903 年 5 月 1 日。

<sup>39</sup> 臺灣分府衙門（二分府、二府衙或臺灣海防廳）：原設在鹿耳門，於雍正 8 年（1730）移到府城西定坊，約為今臺南市永福路二段 35 巷與府前路一段 304 巷間。參見洪敏麟編著、潘敬尉主編，《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頁 22。

<sup>40</sup> 巡道衙：為臺廈兵備道、臺廈道、臺灣道或臺灣兵備道之官衙，設在西定坊，相當於今臺南市永福國小的位置。參見洪敏麟編著、潘敬尉主編，《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21。

街改稱雙興境、做針街改稱離佛街、上橫街改稱祥雲街。<sup>41</sup> 不過這些更改後的街名，也許因為無法接連居民日常生活的記憶，到了光緒年間除莊雅橋外，多又回復原來的名稱。此外，隨著人口增加與經濟活動日趨活躍，街道也持續增加，到了日本領臺之初，至少已有 180 條有名稱的街道（表二）。

從這些街道命名的類型分析，也發現：原來以產業活動為主的街名，已逐漸轉為以有實質建物的人文地景類街名居多，其中又以寺廟類最為普遍。寺廟興建的普及，不但反應出聚落人口的增加，事實上也展現府城居民的經濟實力。此外，清末的街名之中，也增加了許多以人名為主的紀念性地名，包括范進士街、陳子芳街、曾振明街、王提塘街、開山王街等。其中，陳子芳與曾振明<sup>42</sup> 為臺南府城富商，乃因其商號而得名，范進士、王提塘<sup>43</sup> 具體指涉何人已不可考，但皆與功名和官名有關；而開山王街事實上乃臺南最早紀念鄭成功的寺廟。早在明永曆 16 年（1662），當地百姓便建有一座小廟祭祀延平郡王鄭成功，清治時期因有政治上的顧慮，所以使用「開山王廟」，「山」暗指「臺灣」，有隱喻鄭成功為「開臺聖王」之意。<sup>44</sup> 清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來臺辦理海防事務，接受臺灣府進士楊士芳（宜蘭人）、臺灣道道員夏獻綸與臺灣知府周懋琦等人的建議，乃奏請皇帝准為鄭成功建祠祭祀，以收「正風勵俗、正化人心」之效。光緒元年（1875）清廷准奏，正式在臺為鄭成功立祠並追諡，逐漸將其形象轉宣傳為「忠義典範」。同年 3 月，沈葆楨拆除舊開山王廟，在原址重建「延平郡王祠」。<sup>45</sup> 不過在清代，並未以延平之名命名街道，反而仍稱開山王街。

從清代街道名的轉化過程，可以發現：清代臺南府城的街名，不論是產業活動類，或逐漸增加的廟宇、地景建物類，皆顯示出庶民日常生活的實質場景才是清代街道命名的主體。

---

<sup>41</sup> 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6-17。

<sup>42</sup> 曾邦治原籍泉州府晉江縣人氏，曾祖扶容公，自康熙年間渡臺，即置家室，在郡禾寮港街開張曾振明香舖，精製各色香線、香珠，遐邇馳名。歷傳至治，已經五世，迄今百有餘載。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文叢第 91 種，1961），第 1 冊，頁 83。

<sup>43</sup> 提塘，乃清代各省設於京城，負責往來遞送公文之官位名稱。參見崑岡等奉敕著，《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703：〈郵政·塘務〉，頁 11-29。

<sup>44</sup> 王浩一著編繪，《在廟口說書》（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277-283。

<sup>45</sup> 洪敏麟編著、潘敬尉主編，《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26-128。

## 四、日治時代行政空間轉換與町名命名的日本化

甲午戰後，日本領有臺灣。在未登陸臺灣之前，日軍即於明治28年（1895）5月21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假（暫時）條例」與「臺灣總督府假（暫時）條例制定」，提供相關政令的法源，並於6月28日公布「臺灣島地方官假（暫時）官制制定件」，<sup>46</sup>來劃設地方行政區，以清政府時期的三府一直隸州為基礎，劃分三縣一廳，並在縣之下設置12支廳。原臺南府改為臺南縣，下設鳳山、恆春、嘉義、臺東四支廳。但因當時臺灣民主國與各地民眾抗日，需要軍方在地方治理上的配合，8月6日頒布「臺灣總督府條例」後，乃於8月24日頒布「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摘要」，將原先規劃的「三縣一廳」改為「一縣二民政支部一廳」，於是廢止臺灣縣和臺南縣，成立「臺灣民政支部」與「臺南民政支部」。臺南民政支部下設嘉義、安平、鳳山、恆春、臺東等五個出張所。<sup>47</sup>臺南市一地，為臺南民政支部轄下的安平出張所管轄，日軍進城後改臺南府城為臺南市街，全城分為五區（表三）。

明治29年（1896）4月1日，總督府評估全臺民情趨於穩定，乃根據「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恢復「三縣一廳」，臺南民政支部改回臺南縣，而出張所也全部調整為支廳。今臺南市為當時縣直轄地與嘉義支廳，安平出張所管轄地區歸臺南縣直轄，縣治設於臺南城內。<sup>48</sup>

明治30年（1897）行政區劃大幅變更，日本政府將全省劃為六縣三廳，廳下設辦務署，廢支廳。臺南縣下設六個辦務署，其中臺南辦務署統轄原臺南府治及臺灣縣部分地區，涵蓋現今臺南市、仁德鄉、永康市的一部分，已經相當接近現今的轄區。<sup>49</sup>

<sup>46</sup> 〈臺灣島地方官假官制制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54冊1號，官規官職們總規類，1895年6月28日。

<sup>47</sup> 范勝雄，〈日據時期臺灣建制經緯〉，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4）》（臺南：臺南市政府，1998），頁121-138。

<sup>48</sup>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頁33。

<sup>49</sup>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頁23-28。

表三 臺南廳下之臺南市街分區（1909）

新區劃	舊區名	街庄名	舊街名
臺南東區	臺南第一區	甲	大東門街、聖公廟街、龍泉井街、西竹圍街（一部分）、祝三多街（一部分）
		乙	六吉巷街、府口街、府東巷街、狗屎巷街、大人廟街、大埔街、仁厚境街、元會境街、岳帝廟街、油行尾街、崙仔頂街、辜娘媽街、經廳口街、戲臺後街、西竹圍街（一部分）、祝三多街（一部分）、嶺前街（一部分）、嶺後街（一部分）
		丁	亭仔腳街、牛磨巷街、考棚口街、府西巷街、府城隍廟街、二老口街、七良境街、公界內街、嶺前街（一部分）、嶺後街（一部分）
	臺南第二區（一部分）	乙	三界壇街（一部分）、牛屎埕街、柱仔行街（一部分）、馬公廟街、清水寺街（一部分）、龍王廟街（一部分）
		丁	清水寺街（一部分）
	臺南第三區	丁	大平境街、天公埕街、打鐵街、枋橋頭前街、枋橋頭後街、草花街、做針街、陳子芳街、鞋街、蕃薯崎街、三四街（一部分）、上橫街（一部分）、五全街（一部分）、打銀街（一部分）、頂打石街
		戊	十三舖街、小上帝街、下大埕街、三元巷街、大井頭街、下打石街、大媽祖街、下橫前街、下橫後街、內南河街、內宮後街、內媽祖港街、內關帝港街、帆寮街、竹仔街、米街、佛祖廟街、利源巷街、赤崁樓街、抽籤巷街、武廟街、武館街、范進士街、統領巷街、帽子街、萬福庵街、縣口尾街、三四街（一部分）、小媽祖街（一部分）、上橫街（一部分）、五全街（一部分）、□打銀街（一部分）
		己	小媽祖街（一部分）
	臺南第四區	甲	小東門街
		丁	市仔頭街（一部分）、竹仔行街、廣慈庵街、觀音亭街（一部分）
戊		天池底街（一部分）、安祿街（一部分）、鴨母寮街（一部分）	
己		玉皇宮街、大北門街、三老爺宮街、大銃街、竹巷口街、雲霄街、新店尾街、總爺街、天池底街（一部分）、市仔頭街（一部分）、安祿街（一部分）、鴨母寮街（一部分）、觀音亭街（一部分）	
臺南西區	臺南第二區（一部分）	丙	下太子街、大南門街、中巷街、五帝廟街、內新街、王提塘街、安海街、西轅門街、良皇宮街、東轅門街、保西宮街、重慶寺街、草仔寮街、馬兵營境街、做蔑街、莊雅橋街、開仙宮街、福安宮街、檨仔林街、總趕宮街、關帝廳街、三界壇街（一部分）、柱仔行街（一部分）、龍王廟街（一部分）
	臺南第五區	庚	十八洞街、土岸尾街、下粗糠崎街、大廠口街、仁和街、中街、牛塢堀街、外王宮港街、北勢街、北勢橫街、外媽祖港街、外關帝港街、外關帝港橫街、老古石街、佛頭港街、杉仔街、板店街、金安宮街、金瀛街、後樓仔街、看南埕街、草寮後街、頂粗糠崎街、普濟殿街、媽祖樓街、新港墘街、聖君廟街、試經口街、磚仔埕街、藥王廟街、水仙宮邊街（一部分）、外宮後街（一部分）、城邊街（一部分）
		辛	南勢街、風神廟街、海安宮街、赤棕街、土地公口街、安海港街、西巷街北頭南街、頂看西街、番薯港街、小西門外街、王宮東街、頂南河街、下看西街、十間巷街、外新街、魚行口街、小西松子腳街、籬桶街、松子腳街、牛磨後街、中頭角街、下南河街、無尾港街、鎮渡頭街、東巷街、南投西街、城邊街（一部分）、水仙宮邊街（一部分）、外宮後街（一部分）
2	5	8	170

資料來源：〈街庄社長管轄區域變更〉（明治42年（1909）5月15日臺南廳令第4號），《臺南廳報》544（1909年5月15日）；〈臺南派出所庄土名調查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4252冊68號，調查課門調查類，1903年5月1日。



圖二 大正5年（1916）臺南市町區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 冊 2 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 年 1 月 1 日。

明治44年（1911）臺南著手市區改正計畫，<sup>50</sup> 增闢許多道路，清代既有以「街」表示城內區劃的方式，顯得太過繁複；再加上內地延長主義的影響，總督府希望引進母國的制度加以解決。為移植日本內地的措施，臺灣總督府計畫在各大都市實施行政區劃改革，臺南市於大正5年（1916）11月3日公布「町名改正」，<sup>51</sup> 預期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命名，並於大正8年（1919）4月1日實施「町名改正」，<sup>52</sup> 將市區劃分為31町（圖二）。

大正9年（1920）7月30日，臺灣總督府於臺灣實施的重要地方自治措施，將臺灣西部分成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個州級行政區，州下設郡，同時

<sup>50</sup> 〈臺南廳告示第 70 號：臺南市街ノ市區計劃及其地域ヲ定ム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第 1792 冊 77 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1 年 7 月 23 日。

<sup>51</sup> 〈臺南廳告示第 93 號〉，《臺南廳報》278（1916 年 11 月 3 日）。

<sup>52</sup> 當時負責町名改正的單位為土木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會長由廳長支德二兼任。參見〈臺南廳告示第 19 號〉，《臺南廳報》423（1919 年 4 月 1 日）。

將臺灣原有的街庄制小幅度修改為市制，<sup>53</sup> 以提高都會的自治權限。其中臺北、臺中、臺南於大正9年（1920）10月先行實施市制。因應臺南市街升格為臺南市，市區範圍也隨之擴大，除了原城區31町，再併入三分子、後甲、竹篙厝、桶盤淺、鹽埕、上鯤鯓、安平及鄭子寮等8個大字（行政區），昭和11年（1936）併入永寧庄的下鯤鯓大字，昭和15年（1940）再併入永寧庄灣裡大字與仁德庄虎尾寮大字，確立了日治時期臺南州所轄臺南市的範圍（圖三）。

當臺灣總督府預期透過大都市的行政區劃改革，將新行政區改以日式的「町」命名時，當時對町名的命名是否存在一定的規範原則？也許我們可以從最早進行「町名改正」的臺南市，找出一些痕跡。

根據臺南市町名說明書<sup>54</sup> 的內容指出，必須進行町名改正的理由有二：其一，原來的街名缺乏位置辨識的功能；此外，市區改正工事進行之後增闢新道路，為避免混淆而有町名改正之必要。從《臺灣日日新報》的一篇報導也可以看出當時想將街道更名的原由：

臺南市街。統計城以內城以外。共有百五十餘街。現在城以內。僅分乙丙丁戊己五區。城以外僅分庚辛二區。夫向也以各街而分番戶。猶恐過於錯雜。今即以各區而分番地。更恐甚於遼闊。此無論本島人住所。難以一覓便知。即內地人門首有標。尋之亦非易易。誠於商業上大有障礙。故曩者商工組合曾稟請當道。速為改稱。在臺南廳亦以舊時街名。未免繁多太甚。早同有意更改。聞此次整頓街道後。將與以適宜之實名云。<sup>55</sup>

町區的規劃基本上依據區域道路或水路為界，並考量市區計畫、廟宇信徒分布與舊街組合劃分；至於町名，則盡可能參酌舊街名、門樓、寺廟或古蹟等且容易發音者命名。<sup>56</sup> 若依據原先訂定的町名，可以發現大部分仍以當地的街名、寺廟、官署或地標為主；屬於日式町名者僅有朝日町、末廣町、明治町、大

<sup>53</sup> 〈律令第5號：臺灣市制〉，《臺灣總督府府報》2170（1920年7月30日），頁57-59。

<sup>54</sup> 〈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冊2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年1月1日。

<sup>55</sup> 〈臺南雜俎 更改街名〉，《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9月3日，第4版。

<sup>56</sup> 〈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冊2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年1月1日。





圖三 昭和15年（1940）臺南市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黃清琦繪製，〈州轄臺南市政區圖 1940〉，「hqq~青刊社地圖工作室」，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photo.xuite.net/hqq.hqq/2826664/69.jpg>。

正町、新町與入船町等6個，這些日式町名基本上仍考量當地特色，以意思相近的日式地名命名。但大正町、明治町與朝日町具有較強烈日本帝國色彩，大正町，不但以時任的日本天皇年號命名，其所在區位又是臺南地區最早發展也最熱鬧的市仔頭街一帶，顯示強烈的地標性與政治意識；明治町，<sup>57</sup> 原訂名「榮町」，為臺南車站正前方地區之繁榮地帶，但正式實施前，考量其與大正町接鄰，遂改以前任天皇年號：明治命名，同樣具有明顯的政治意識；朝日町，在空間上標示著東方太陽升起之地，然日本又有太陽國之稱，「朝日」或之後的「旭」皆蘊含面朝日本之意，除了可安撫在臺日人的思鄉之情外，最主要的意圖仍是希望臺灣本島人可以內地化，符合同化政策的精神。也正是這樣的思維充斥著臺南廳町名改正會議會場，經多次修訂後，最後公布的31個町名中（表四），真正保留原地既有街名者只剩下開山町及可標示空間位置的東門町、西門町、南門町、北門町；此外，尚有意思相近、保留部分舊名的竹園町（原竹園街）、清水町（原清水寺街）與白金町（原打銀街），其他則多改以日式風格地名（表五）。不過頗值得玩味的是，開山町命名的原則是根據區內的開山神社，但事實上清末該區已有延平郡王祠（又名開山王廟或鄭成功廟）。也因鄭成功具有日本人血統，深受日人敬重，因此延平郡王祠被保留，並於明治29年（1896）7月改名開山神社，明治30年（1897）1月，更列格為縣社，之後並增建日式拜殿與鳥居，可說是日軍入臺之後所興建的第一座神社，也是唯一一座祭祀漢人英雄的神社。<sup>58</sup> 鄭成功高舉反清復明的旗幟，不但在清末由官方追諡立祠，日本領臺之後，也同樣為其建立神社，並在同化政策之下，即使大部分舊街名多轉換為日式町與丁目系統，但開山町之名依舊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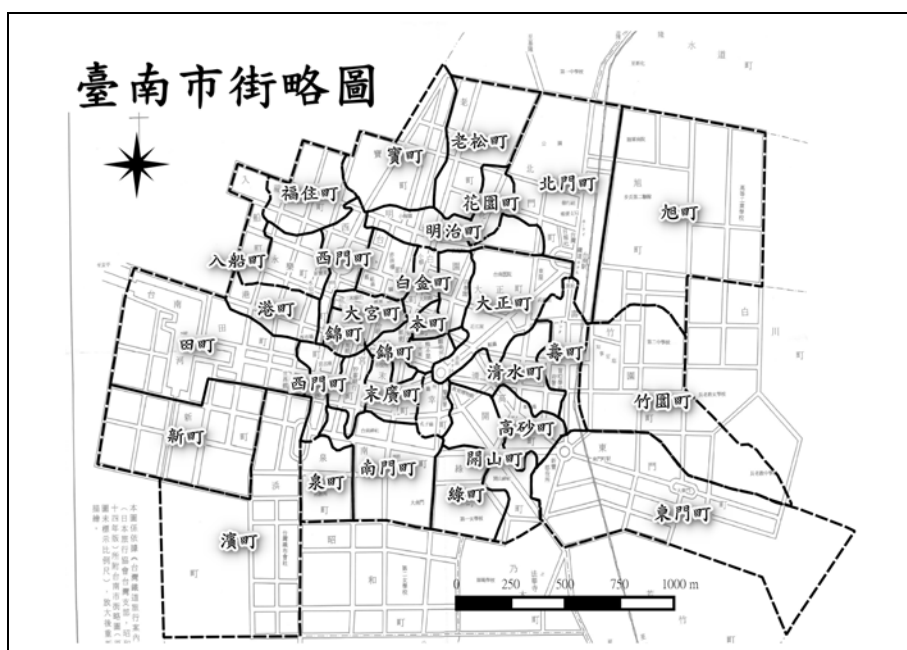
昭和7年（1932），因桶盤淺、鹽埕及鄭子寮市街的發展，市府又有新增町名的計畫，預計增加曙町（後甲、竹篙厝一部分）、千歲町（桶盤淺一部分）、昭和町（桶盤淺、鹽埕一部分）、汐見町（泉町、鹽埕一部分），<sup>59</sup> 此外，昭和14年（1939）所出版的《臺南市讀本》中也出現伏見町、水道町、白川町、若竹町、

<sup>57</sup> 〈臺南町名は模範：關係者の鼻高さ三寸〉，《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0月14日，第7版。

<sup>58</sup> 鄭道聰，〈臺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臺南文獻》創刊號（2012年7月），頁109-116。

<sup>59</sup> 〈南市改町名 正待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6月20日，第4版。

乃木町、青葉町、昭和町、汐見町等町名，<sup>60</sup> 但這些町名在日後的《臺南市公報》中並未正式公告。<sup>61</sup> 不過昭和 14 年臺南市街略圖中(圖四)，卻已出現水道町(約鄭子寮、三分子一帶)、白川町(後甲一帶)、若竹町(竹篙厝、桶盤淺一帶)、乃木町(桶盤淺一帶)與昭和町(鹽埕一帶)的空間位置。不論這些町名是否公告，從這些新命的町名中，可以發現：這些為數僅有 10 個的町名，出現了乃木町、昭和町、伏見町、<sup>62</sup> 白川町<sup>63</sup> 等 4 個與臺灣總督或日本皇室有關者，可以窺見日治晚期，町名已逐漸脫離當地傳統名稱，日趨轉向紀念式與日本風格(表五)。



圖四 昭和14年臺南市街略圖

圖片來源：轉繪自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北：該部，1939)，附錄。

<sup>60</sup> 加藤光貴，〈新しい町名〉，收於臺灣教育研究會編，《臺南市讀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 28-29。

<sup>61</sup> 劉澤民，〈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頁 123-236。

<sup>62</sup> 得名源自伏見宮貞愛親王在 1895 年經過此處入臺南城的典故。參見劉澤民，〈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頁 123-236。

<sup>63</sup>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生於京都，是伏見宮邦家親王第九子，乙未戰爭攻下臺南後一週，因感染瘧疾病死於自宅，日本人後來將親王神格化，在「終焉之地」興建臺南神社，並將其「薨去」之日(10月28日)定為臺灣神社的例祭日。參見臺灣神社社務所編，《臺灣神社誌》(臺北：該所，1916)，頁 7-45。

表四 日治時期臺南市的町區範圍與町名(1916)

舊街區名	原定町名 1916.9.8	初修町名	公布町名 1916.9.26
小東門街	朝日町	旭町	旭町
西竹園街	竹園町	竹園町	竹園町
大東門街、聖公廟街、龍泉井街	東門町	東門町	東門町
大北門街、竹巷口街、市仔頭街、(中學校、公園)	北門町	北門町	北門町
市仔頭街、天池底街、觀音亭街、安祿街、鴨母寮街、小媽祖街、 縣口尾街	榮町	榮町	明治町
竹巷口街、雲霄街、天池底街、觀音亭街、竹子行街、做針街	末廣町	花園町	花園町
新店尾街(詔安街)、大銃街、雲霄街	北町	總爺町	老松町
總爺街、安祿街(貓仔橋街)、三老爺街、天池底街	總爺町		
大銃街、十八洞街	大銃町	大銃町	寶町
廣慈庵街、市仔頭街、七良境街、清水寺街	大正町	大正町	大正町
二老口街、府東巷街、崙仔頂街、辜婦媽街	府東町	老松町	壽町
二老口街、府西口、老柵口、公界內	鄭府町	清水寺町	清水町
經廳口街、府西巷街、府口街、老柵口街、亭仔腳街、戲臺後街、 清水寺街	清水寺町		
元會境街、岳帝廟街、大人廟街、嶺前街、嶺後街	岳帝町	岳帝町	高砂町
仁厚境街、油行尾街、大人廟街、馬公廟街、柱仔行街	馬公町	綠町	綠町
清水寺街、馬公廟街、油行尾街(開山王街)、大埔街	開山町	開山町	開山町
重慶寺街、龍王廟街、柱仔行街	大成町	本町	幸町
赤崁樓街、三元巷街、媽祖街、武廟街、小上帝街、范進士街	赤崁町	赤崁町	臺町
上橫街、五帝廟	上橫町	白金町	白金町
立金街、三四街、五全、打銀街、陳子芳街、番薯崎街、	白金町		
枋橋頭前街、枋橋頭後街、鞋街、草花街、天公壇街、竹仔街、 下大埕街、帽仔街、武館街、銃領巷街、大井頭街、內宮後街、 內南河街	竹仔町	竹仔町	本町
頂打石街、做蔑街、下打石街、開仙宮街、保西宮街、佛祖廟街	開仙町	仙石町	錦町
下橫街、下橫前街、西轅門街、東轅門街、莊雅橋街	下橫町	下橫町	大宮町
牛屎埕街、安海中巷街、五帝廟街(岳帝廟街)、關帝廳街、三 堤塘街、總趕宮街、草仔寮街、	五帝町	五帝町	末廣町
大南門街、樣仔林街、莊雅橋街、馬兵爺街、福安宮街	南門町	南門町	南門町
下太子街	下太子町	下太子町	泉町
聖君廟街、米街、內媽祖港街、外媽祖港街、抽籤巷街、頂粗糠 崎街、內關帝港街、外關帝港街、外宮後街、內宮後街、頂南河 街、無尾巷街、內南河街、城邊街、良皇宮街、東巷街	西門町	西門町	西門町
大廠口街、媽祖樓街、草寮後街、磚仔埕街、試經口街、普濟殿 街、中街	媽祖樓町	媽祖樓町	福住町
金安宮街、老古石街、新港墘街、土岸尾街、看南壇街、藥正廟 街、海安宮街、中街	入船町	入船町	入船町
佛頭港街、下粗糠崎街、仁和街、板店街、水仙宮街、杉行街、 北勢街、南勢街、外關帝港橫街、風神廟街	北勢町	水仙町	永樂町

頂看西街、下看西街、松仔腳街、南勢街、打棕街、鎮渡頭街、安海港街、番薯港街、十間巷街、土地公口街、外新街	安海町	港町	港町
牛磨後街	泥江町	汐見町	田町
南頭角街、中頭角街、北頭角街	新町	新町	新町
東巷街、西巷街、小西松仔腳街、小西門街、王宮東街(玉皇宮)、行口街(魚行口)、塩埕庄	玉皇町	魚行町	濱町
塩埕庄	塩埕町	鹽町	
合計：170 街	35 町	33 町	31 町

資料來源：〈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 冊 2 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 年 1 月 1 日；〈臺南廳告示第 93 號〉，《臺南廳報》278 (1916 年 11 月 3 日)。

表五 臺南町名類型分析

	傳統地名		日式地名			
	完全沿用清代	部分沿用	日本人物	在地地景	地理位置	其他(移植和風地名)
第一次町名議定	北門町、東門町、開山町、西門町、南門町、府東町、總爺町、大銃町、清水寺町、岳帝町、馬公町、赤崁町、上橫町、開仙町、竹仔町、五帝町、下橫町、下太子町、媽祖樓町、北勢町安海町、玉皇町、塩埕町	竹園町、鄭府町、白金町、北町	大正町	泥江町、大成町、入船町	朝日町、新町	榮町、未廣町
35	23	4	1	3	2	2
第二次町名議定	北門町、東門町、開山町、西門町、南門町、總爺町、大銃町、清水寺町、岳帝町、馬公町、赤崁町、竹仔町、五帝町、下橫町、下太子町、媽祖樓町、魚行町(玉皇)、水仙町(北勢)	仙石町、白金町、竹園町、鹽町(塩埕)	大正町	汐見町(泥江)、港町、入船町	旭町、新町	本町、花園町、榮町、老松町、綠町
33	18	4	1	3	2	5
最後定案	北門町、東門町、開山町、西門町、南門町	高砂町、竹園町、白金町、清水町	明治町、大正町	泉町、竹園町、入船町、港町、田町、綠町、大宮町、花園町、老松町	旭町、新町	本町、壽町、幸町、錦町、未廣町、寶町、福住町、永樂町、臺町
31	5	4	2	9	2	9

資料來源：〈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 冊 2 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 年 1 月 1 日。

## 五、戰後街道的更名與文化政治

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行政長官公署」）接管臺灣，臺南州接管委員會於1945年11月9日成立並接管臺南州，11月13日正式接管臺南市役所。12月6日，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縣政府組織規程」與「臺灣省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將日治時期五州三廳改為八個縣，州、廳之下的州轄市，改設九省轄市及二縣轄市，郡與支廳改成「區」。臺南市市政府於12月24日成立，臺南市轄區依舊，但將原日治末期八個管制區，改設東、西、南、北、中、安平、青濱、真濱等八自治區。<sup>64</sup> 1946年1月7日，臺南市正式實施省轄市行政體系，2月奉令將臺南縣安順鄉（日治時期為新豐郡安順庄，範圍包括原清代之外武定里及西港仔堡）部分併入臺南市，全市行政區域增大為175.6456平方公里；又因行政區域調整，乃重新劃分區界，原市區保留東、西、南、北、中、安平六區，青濱、真濱併入南區，新併入之臺南縣安順鄉改為安南區，合為七區。<sup>65</sup>

1981年臺灣省政府以市內各區人口總數及轄境面積比例過於懸殊，通令全面檢討並調整裁併，調整後臺南市內仍分東、西、南、北、中五區，但各區間區界則大幅度調整，各區所轄各里也部分裁併，但安平、安南兩區，則因環境特殊仍予維持，全市共七區依舊不變。此一行政區劃一直延續至2003年，2004年1月1日，再將原以西門路為界的中區、西區併為中西區，<sup>66</sup> 臺南市區劃至此改為六區，而終於2010年12月25日，臺南縣與臺南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止。<sup>67</sup>

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政權的易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面對一個日本殖民後有著明顯日本色彩的臺灣，其治理原則首重強化統治的主導地位，在策略上，採取激進手段以破除日本統治觀念。在這樣的治理理念下，行政長官公署隨

<sup>64</sup> 吳建昇、蔡郁蘋、杜正宇、蔡博任，《大臺南的前世今生》（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頁223-224。

<sup>65</sup> 許淑娟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5。

<sup>66</sup> 〈本區概況〉，「臺南市中西區公所」，下載日期：2013年12月30日，網址：[http://www.tnwcdo.gov.tw/page\\_home.asp](http://www.tnwcdo.gov.tw/page_home.asp)。

<sup>67</sup> 〈臺南縣（市）合併改制計畫〉，《行政院公報》15:170（2009年9月4日），「行政院公報資訊網」，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5170/ch02/type2/gov10/num3/images/Eg03.pdf](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5170/ch02/type2/gov10/num3/images/Eg03.pdf)。

即於 1945 年 11 月 17 日制訂、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sup>68</sup> 並通令全省各地於縣政府成立後兩個月內改正。辦法內容摘錄如下：

- 一、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本公署）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特訂定本辦法，以為改正街道名稱之依據。
- 二、凡因左〔下〕列情形而設定之街道名稱，由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兩個月內改正。
  - 甲、具有紀念日本人物者：如明治町、大正町、兒玉町、乃木町等是。
  - 乙、具有伸揚日本國威者：如大和町、朝日町等是。
  - 丙、顯明為日本名稱者：如梅ヶ枝町、若松町、旭町等是。
- 三、前條應改正之街道名稱，由當地縣市政府委為擬定實施，但新名稱應具有左〔下〕列意義：
  - 甲、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是。
  - 乙、宣傳三民主義者：如三民路、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是。
  - 丙、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如中山路、中正路等是。
  - 丁、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 五、原有「町」、「丁目」等日文名稱，應即廢除。

根據此一辦法，1946 年 2 月，臺南市將原有町區，改為 37 條街路（表六）。在這 37 條修正後的街道名中，若根據前述新路名的命名類型分析，可以發現：發揚中華民族精神有 7 條，紀念國家偉大人物有 4 條，宣傳三民主義有 3 條，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有 17 條，臺灣光復概念有 5 條；其中數量最多且占了幾近一半的為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者。從這個觀點來看，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雖然對日本殖民後的臺灣進行街道更名，但基本上，仍恢復不少清代舊有街名（12 條），甚至部分仍沿用日本建物或町名，如公園街、玉泉街、永樂街。不過在空間上，主要街道的命名選擇，仍以中山與中正為主要的命名依據。例如：中正路，即原末廣町，附近有臺南州廳，也是日人規劃的水運出入口，當時商業相當繁榮，有「銀座」之稱；中山路，即原大正町，為通往臺南車站的大道，乃新興發展區。

<sup>68</sup> 〈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 1: 2（1945 年 12 月 5 日），頁 4。

表六 戰後初期臺南市新舊街道名對照表（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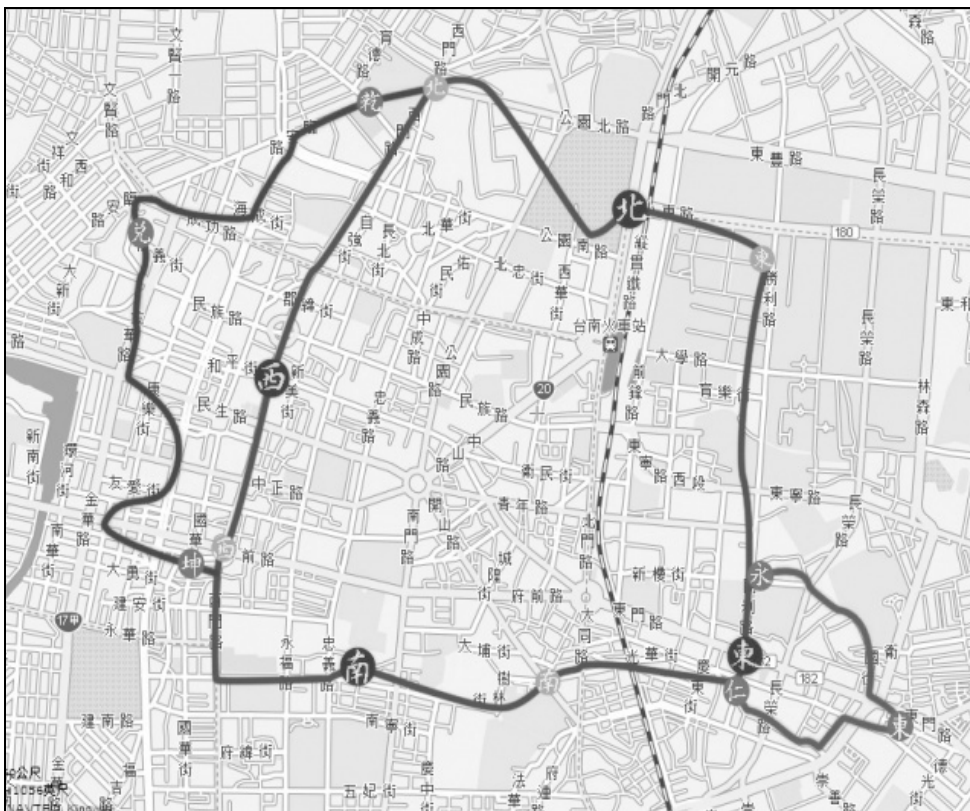
道路類型與數量	新街路名	舊街道名（日治時期）	備註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7）	博愛路	壽町全線		
	健康路	汐見町	汐見國民學校前到野球場前通	
	康樂街	新町		
	友愛街	大宮町四丁目起至濱町		
	長樂街	永樂町三丁目	西門路至金華路之路 （今：民權路三段）	
	進學路	南門町二丁目一起至鹽埕町	市政府到臺南家政女學校	
	忠義路	白金町全線至臺南神社前		
紀念國家偉大人 物（4）	中山路	大正町全線	火車站至兒玉公園	
	中正路	末廣町全線至運河	舊名銀座通或未廣町通	
	立人街	寶町全線		
	青年路	清水町全線至竹園町		
宣傳三民主義 （3）	民族路	臺南盲啞學校起至臺町全線		
	民權路	本町全線	普羅民遮街 中山路至西門路民權路 （今：民權路二段）	
	民生路	錦町全線		
臺灣光復概念 （5）	復興路	東門綠園到竹篙厝		
	光復路	明治町全線	火車站至興南汽車公司前 光復路後更名為成功路	
	勝利路	竹園町全線、旭町	東門舊城起到臺南高等工業業學校	
	新生街	法院到末廣國民學校		
	建業街	開山廟後路		
適當 地地理 或習慣 （17）	回復清代 舊名（12）	開山路	開山町全線（兒玉公園到法華寺前）	與紀念鄭成功有關
		西門路	西門町全線	
		東門路	東門町全線（東門綠園到農事試驗場）	
		北門路	北門町全線	火車站至臺南第一中學
		南門路	綠町至桶盤淺	勉強堂到國民道場
		文廟路	幸町全線	兒玉綠園到勉強堂 文廟路→南門路
		開元路	三分子線	舊臺南市一中到三分子至開元寺前
		武廟街	武廟起到南門町	後更名為永福路
		安平路	港町全線	博愛醫院到安平
		赤崁街	赤崁樓前面路	
		海安路	福住町起到濱町	
		武穆街	高砂町全線	武穆街→建國路
	地標 （3）	公園路	花園町全線至老松町 二丁目	
		府前路	東門町一丁目至小西門綠園	
		衛民街	原憲兵隊前面路	英文書店到壽町一丁目
	日本町名 沿用或修 正（2）	永樂街	永樂町一丁目	
		玉泉街	泉町到鹽埕	西門綠園到鹽埕 後更名為逢甲路（今：西門路一段）
總計	37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南市面積人口組織概況等表呈送案〉，《臺南市面積人口組織圖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11710007001。



中山路與中正路交會處的圓環（湯德章紀念公園），原為兒玉源太郎紀念公園（又稱大正公園），是放射狀街道的中心，日治時期為臺南市發展的重點，也是戰後臺南的政經中心。

從戰後初期所更名的這 37 條街道來看，主要是分布在府城故有的舊城區一帶（圖五），也就是今之中西區；之後又陸續更改了規模較小的街路名 31 條（表七），這些街名中，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類明顯增多（15 條）；不過展現當地地景的街路名仍有 11 條。整體而言，戰後初期更名的 68 條街道中，真正回復或依據當地地景意象的街名僅占 41.18%（28/68），且仍以道路規模較小者比例較高。



圖五 戰後舊城區道路更名

圖片來源：利用中央研究院 GIS 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疊圖繪製，下載日期：2015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

表七 戰後初期臺南市新舊街道名對照表（1947）

道路類型與數量	新街路名	舊街道名（日治時期）	備註（後續變動）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15）	裕農路	後甲至虎尾寮		
	忠明街	港町二丁目		
	先覺街	開山町三丁目	廢	
	忠孝街	永樂町二、三丁目		
	仁愛街	港町一丁目		
	信義街	入船町二丁目至永樂町三丁目		
	和平街	西門町三丁目至港町二丁目		
	大智街	新町一、二丁目		
	大仁街	新町二丁目		
	大勇街	舊魚行口至新町二丁目		
	人和街	永樂市場至福住町		
	自強街	寶町二丁目		
	正義街	開山宮前至三和銀行		
	四維街	知事官舍前至州二中		
	崇安街	明治町二丁目至老松町二丁目		
宣傳三民主義（1）	大同路	桶盤淺至竹篙厝		
光復與建國概念 （3）	光華街	農業試驗所種畜場至臺南煉瓦工廠前		
	富強路	虎尾寮		
	康莊路		廢	
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11）	沿用舊名 （3）	神農街	永樂町二丁目	
		大埔街	開山町	
		竹園街	竹園町至旭町	廢
	地標 （8）	保安北街	西門町五丁目小西門綠園至新町一丁目大溝北側	王宮口（以保安宮為地標之路名）
		保安南街	西門町五丁目小西門綠園至新町一丁目大溝北側	
		生產路	糖業試驗所至竹篙厝	
		工學路	後甲	工學路→大學路
		新南街	新町一丁目至田町造船廠	
		糖業街	竹篙厝	廢
		舊廊街	東門町四丁目至竹篙厝	廢
		樹人街	師範學校前面路	樹人街→樹林街
日本町名沿用或修正（0）				
其它 其它（1）	進豐路	陸軍基地至溪頂寮		
總計	31			

資料來源：謝國興總纂、臺南市政府編，《續修臺南市志·卷三：政事志·建設篇》（臺南：臺南市政府，1996），頁46-71。

也就是說，雖然政權易主，但對國民政府而言，道路更名的重點仍在於去日本化，其次則是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至於舊有街道名是否恢復似乎已不是重要的考量。不過 1947 年 4 月 14 日，在二二八事件後，為安撫事件後的臺灣民心，臺灣省參議會乃參考白崇禧將軍的看法，<sup>69</sup> 特別針對各縣市街道名提出了建議，希望將與臺灣有關的先賢，包括：鄭成功、劉銘傳、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等，作為街道命名的依據。<sup>70</sup> 在此一命令提出後，臺南市內的道路也出現些微的更動，原光復路更名成功路、原武廟路更名永福路、原玉泉街更名逢甲路。此一命名原則的確立，也讓戰後初期的紀念性街路名，除國家領袖外，也多了與臺灣有關的先賢名士。

1949 年 12 月 30 日臺南市頒布實施都市計畫，此一計畫是根據日治時期 1/6000 的都市計畫圖為藍本而制訂，<sup>71</sup> 當時實施的地區，包括東區、西區、中區、北區與南區一部分，以 30 年為計畫年期。但由於 1970-1980 年代臺灣整體的經濟迅速轉型與成長，當時臺南的都市計畫早已不敷所用，因此都市計畫區域面積不斷變更，同時也陸續辦理許多市地重劃作業，共計 12 期，其中當屬第四期東區竹篙厝段（1976-1977）、第五期安平新市區計畫（1982-1986）<sup>72</sup> 以及第九期虎尾寮（1995-2006）三處重劃區面積最大。藉由這些變更與重劃等改變，形塑了臺南市目前整體的都市情勢。

由於中西區是府城故有的中心區，街道名稱在戰後初期，即根據「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進行變更。但新興重劃市區，由於新規劃街路與舊有道路系統有別，為重新整合各區域道路，1980 年代初期，臺南市政府對市區內多條主要道路路名進行整合，除了將原本不同名稱的路段，整合成相同路名的不同段

<sup>69</sup> 根據《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在日人統治下五十餘年，現在要大家轉變觀念，除教育外，對於社會工作應注意道路、公園，以及各地方名稱，應以先賢的名字命名，例如逢甲路、景崧路、永福路等，……。」參見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下冊，頁 562。

<sup>70</sup> 〈臺灣省參議會為鄭成功、劉銘傳、唐景崧、劉永福、邱逢甲等為台灣有功人物擬以各縣市街道以其名命名致函各縣市參議會會同縣市政府辦理〉（1947 年 4 月 14 日），《臺灣省參議會檔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典藏號：001130036001，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1 日，網址：<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23/f5.html>。

<sup>71</sup> 謝國興總纂、臺南市政府編，《續修臺南市志·卷三：政事志·建設篇》，頁 8-38。

<sup>72</sup> 民國 68 年（1979），臺南市政府公告實施「變更及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規劃該地區為臺南市第一優先發展地區。隔年（1980），確定新市區的開發以重劃方式進行，並核定為「五期重劃區」。

數外，對於多處重劃區開發，為因應道路命名需要，市府乃頒定「路里譜」，<sup>73</sup> 創設路里譜的原因，緒言中提到：「社會昌明，人煙增集，市裡道路迅張，其名稱時流代累。雜亂無章，應善加鼎革也。本路里譜於焉創生。本譜施行於今昔，亦永用於將來。」也就是希望建立一套街路名的命名系統，至於街路命名的原則為：「有條理、明形位、寓教化、揚文史」，其中「有條理、明形位」著重街路名空間位置的辨識，形位則根據道路所在位置，依本市七個行政區中之首字命名，即東、南、西、北、中、安南區之首字及安平區的「平」字命名。例如東區有一系列東字開頭路名，如東和、東平、東興等；但也考量道路跨區問題，訂定四個命名規則：（1）縱經二區以上南北向道路名稱中，選用「經」字，如北安路，乃跨北區與安平區；（2）橫緯二區以上東西向道路名稱中選用「緯」字，如府緯街；（3）跨連二區以上路名中，除適用（1）、（2）外選用「連」字，如府連路；（4）環繞本市四周道路名稱，選用「環」字，至於配用的字則選取具有「寓教化、揚文史」等意涵者。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也編了一個對聯：「府郡通和怡慶長，宏建文明華國，育培才智豐功，仁生樂利大同世。城州善泰開彰永，敦興美德敬天，尊尚聖賢惠政，倫品修揚禮義都。」作為配用的路名，如東智街、建東街等。這一套路名的命名系統，主要適用尚未命名的道路或已有路名、但名稱不妥者（含有形位代表字，但其形位違背本譜所定者，如安南區的城「西」街）。然而從臺南現今的道路名稱來看，此一命名原則已成為臺南市街路名的主要形式（表八），根據各區道路的命名類型分析，可以發現目前臺南市街道的名稱，仍以區名和路里譜命名者居多，在所有 344 條道路中占 128 條，此外在命名概念上與區名類同者還有里名，例如東區多「崇」字輩里名，因此街道名也多以「崇」命名，如崇明、崇道、崇仁、崇善、崇學、崇德等。這類的街道命名原則，雖然能顯現街路所在的主要區位，但一般人卻也難以從這些意寓教化的文字上去辨識空間次序。

<sup>73</sup> 蒲崇欽（臺南市文獻委員會顧問）編，《臺南市路里譜》（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86）。蒲崇欽於 1983 年受蘇南成市長之邀，擔任臺南市路里譜委員會委員，獨立創編臺南市路里譜，撰寫路、里名各 600 多名，迄今已使用者有 30 餘，連同先前撰名的第四期重劃區路街 67 條及公英社區 117 條街（蒲崇欽，〈臺南市路里譜解說牌〉〔1986〕，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藏），可為臺南市街路名最主要的命名者。

表八 2014年臺南市各區道路的命名類型統計

分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路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合計
東區	0	7	4	3	1	4	16	16	1	52
中西區	4	13	2	4	6	20	11	9	0	69
南區	0	1	1	1	0	6	20	9	0	38
北區	3	15	2	0	2	7	9	9	7	54
安平區	0	2	4	1	3	13	20	0	0	43
安南區	0	0	0	0	0	17	52	16	3	88
合計	7	38	13	9	12	67	128	59	11	344
比例	2.03%	11.05%	3.77%	2.61%	3.49%	19.48%	37.21%	17.15%	3.20%	100%

資料來源：附錄一。

至於舊路名的沿用或根據地景命名的街道名，應該最能展現街道名的歷史文化意涵。古都臺南的街路中，仍有近五分之一者沿用舊街名或根據地景命名，其中尤其以中西區（臺南主要的舊城區）比例最高，幾乎占了三成。這些保留下來的舊街路名，偏向以寺廟、神名或城門等文化景觀命名者比例最高，如城隍街，五妃街，神農街與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路等；此外，台南市幾乎沒有中國地名式街道名。也就是說，本土性街路名相對普遍，為古都臺南街道命名的顯著特徵。

甚至 1997 年首任民主進步黨籍臺南市市長張燦鑒上任後，也在次年（1998）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將民生綠園更名湯德章紀念公園，紀念二二八事件中在此遭槍決處刑的受難者湯德章律師，並在該地豎立半身胸像以茲紀念。<sup>74</sup> 雖然僅更動公園名稱，但更名的目的，事實上與陳水扁擔任臺北市市長時代於 1996 年 3 月 21 日將介壽路改名凱達格蘭大道，<sup>75</sup> 皆基於同樣的理念。即藉由命名（或更名）的動作，符號化所欲強化的本土意識，以凝聚住民集體的記憶與識覺（對地域的認知）。張燦鑒之後，臺南市也一直由民進黨執政，甚至 2010 年五都改制為直轄市後，與臺南縣合併後的臺南市，仍是由民進黨執政。臺南市以「文化首都」之名升格直轄市後，臺南市政府重新公告「臺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

<sup>74</sup> 黃定騫，〈原臺南大正公園〉，「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下載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網址：<http://nrch.culture.tw/twopedia.php?id=8388>。

<sup>75</sup> 〈臺北市政府第 846 次市政會議（1996 年 2 月 27 日）〉，「臺北市政府市政資訊」，下載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網址：<http://english.taipei.gov.tw/ct.asp?xItem=11475834&ctNode=50671&mp=1000>。

(2012年1月31日臺南市政府府法規字第1010075619A號令)，其中第七條即規定了命名的原則：

第七條 稱為大道、路、街之道路，其命名應審酌下列事項：

- 一、東、西、南、北等方向。
- 二、各該地區道路之數字序列。
- 三、易於記憶辨認。
- 四、具有下列意義：
  - (一) 發揚文化之精神。
  - (二) 適合當地地理、史蹟、習慣、風土民情及表揚善良之意義。<sup>76</sup>

在新公布的辦法中，已明顯去除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與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等戰後臺灣街道命名的通則，而改以發揚文化之精神與適合當地地理、史蹟、習慣、風土民情之本土概念。在這樣的理念下，近年來臺南市新闢道路，例如臺江大道(2013年4月15日)、鹿耳門大道、四草大道、清水路、水交社路等，已幾乎全部選用具有當地概念的街道名了。

## 六、結論

地方的命名與更名，不僅是文化現象，也展現了不同的政治意涵，本文透過古都臺南的街道命名或更名的機制，探討不同政權治理對街道命名的規範。

荷蘭人對於臺灣佔領區的命名原則，同樣展現17世紀歐洲海外霸權的命名政治，以殖民母國的地名植入新領地，展現荷人的發現與主導，並未關注新領地原來的地景與住民。明鄭王朝將普羅民遮城更名為東都明京(承天府)，一樣是主權的宣示，將熱蘭遮城改以鄭氏的家鄉，更名安平，仍然展現出主導式的命名，同樣忽略新領地原來的地景與住民。

---

<sup>76</sup> 本文研究斷限之所以必須以2010年之前的省轄市時期，是指涉空間範圍的界定，且因臺南市之前屬於省政府管轄，並無獨立的道路命名法規，而2012年1月31日所公布的道路命名法規，明顯影響當代街道命名的特色，因此選擇作為說明文本。

臺南府城雖然是清廷在臺灣建立的第一個政治據點，但自康熙 23 年領臺後，直到林爽文事件之後的乾隆 53 年，才允許臺南建城（也僅止於土城）的態度，顯示官方對臺灣並無明顯帝國意象的建構。街區仍沿襲鄭氏規劃，以十字街為中心、分成四坊，隨著街道的發展，慢慢出現各種專業性商街，行業名稱也逐漸轉化為街名；到了清末，街名已逐漸轉以具實質建物的人文地景類居多，其中又以寺廟類最為普遍。清代臺南府城的街名，不論是產業活動類，或逐漸增加的廟宇、地景建物類，皆顯示出庶民日常生活的實質場景才是清代街道命名的主體。

日治時期，在空間治理上，將清代線性的街道系統，透過市區規畫、廟宇信徒分布與舊街區組合的概念，預期將地域人群整編納入一個有形的町區之中，以達成有效治理的目的；至於町區的命名，初期雖仍欲保留舊街名稱，但之後受到同化政策的影響，除東、西、南、北門町與開山町外，仍以日式風格或紀念性地名為主，形塑一個具有日本風格的町名系統。

至於戰後街路的更名，雖然仍出現不少復興中華與三民主義相關路名，但有別於臺北、臺中、高雄遍布中國地名式街路名；臺南市的街路命名，反而以本土性較普遍，且幾乎沒有中國地名式者。此外，臺南甚至建構出一個街道命名規範，以區域名為首的「路里譜」，成為臺南市（尤其是新街區）主要街道命名的原則。古都臺南，也因歷史與文化的深度，而能保留較多的地域色彩，從而展現了街道命名地域性的文化政治。

## 附錄一 2014年臺南市各區道路命名類型（舊臺南市部分）

東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地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仁和路	中華路	自由路	林森路	大學路	東寧路	崇明路	前鋒路
	立德路	勝利路	民族路		生產路	府連路	崇善路	
	文化路	凱旋路	大同路		北門路	城東街	崇道路	
	光明街	光華街			小東路	東興路	崇德路	
	育樂街					怡東路	崇學路	
	精忠路					東平路	崇仁街	
	莊敬路					東光路	裕忠路	
						東安路	裕孝路	
						東和路	裕信路	
						仁東街	裕義路	
						文東街	裕和路	
						利東街	裕平路	
						東智街	裕永路	
						東榮街	裕敬路	
						長東街	裕農路	
						建東街	裕文路	
0	7	4	3	1	4	16	16	1

中西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地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南華街	忠義路	中華西路	大同路	中山路	文賢路	郡西路	協和街	
建安街	忠孝街	華平路	民生路	中正路	宮後街	西湖街	和平街	
西寧街	忠明街		民族路	永華路	安平路	西和路	和美街	
南寧街	健康路		民權路	永福路	開山路	西賢街	和真街	
	大仁街			青年路	五妃街	西華南街	和善街	
	大勇街			文祥街	尊王路	和緯路	永和街	
	大埔街				神農街	府緯街	和義路	
	大智街				城隍街	中和街	金城街	
	大新街				武聖路	府中街	文和街	
	大福街				海安路	河中街		
	大德街				公園路	中成路		
	友愛街				北門路			
	光賢街				西門路			
					南門路			
					府前街			
					赤嵌街			
					法華街			
					保安路			
					武德街			
					武英街			
4	13	2	4	6	20	11	9	0



南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地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德興路	興中街	大同路		三官路	南樂街	新建路	
					南門路	南豐街	新都路	
					水社交路	美南街	新愛路	
					五妃街	尊南街	新義路	
					西門路	建南路	新興路	
					喜樹路	惠南街	新樂路	
						智南街	大林路	
						敬南街	夏林路	
						德南街	大成路	
						賢南街		
						興南街		
						南功街		
						南明街		
						利南街		
						育南街		
						永南街		
						仁南街		
						聖南街		
						長南街		
						府緯街		
0	1	1	1	0	6	20	9	0

北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地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金華路	忠義路	中華北路		成功路	小北路	北安路	大武街	長勝路
西華街	民德路	國華街		林森路	小東路	北成路	大港街	長德街
臨安路	自強街				公園路	北門路	大興街	長賢街
	精忠街				西門路	北忠街	大和路	前鋒路
	育成路				開元路	北華街	正覺街	海成街
	育德路				長榮路	北園街	東興路	旭日街
	育北街				福德街	長北街	東豐路	佑民街
	育德街					和緯路	文成街	
	育賢街					賢北街	文賢路	
	力行街							
	裕民街							
	立賢路							
	康樂街							
	崇安街							
	實踐街							
3	15	2	0	2	7	9	9	7

安平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地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效忠街	中華西路	民權路	延平街	觀音街	大平路		
	健康路	國平路		永華路	安平路	郡平路		
		國勝路		光州路	安港路	文平路		
		中興街			安北路	世平路		
					府前路	平生路		
					鯤鯨路	平通路		
					運河路	平豐路		
					漁光路	府平路		
					南塭路	同平路		
					安億路	育平路		
					古堡街	怡平路		
					府前街	城平路		
					湖內街	建平路		
						華平路		
						仁平路		
						慶平路		
						世平街		
						州平街		
						育平街		
						建平街		
0	2	4	1	3	13	20	0	0

安南區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地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科技公園大道	永安路	本淵路	大眾路
					四草大道	國安街	海德路	大聖路
					工業路	郡安路	長和路	本田路
					工環路	安寧街	長溪路	
					工明路	安中路	慶和路	
					十二佃路	安和路	海佃路	
					公學路	安明路	海前路	
					科技路	安清路	海東街	
					博館路	安通路	海中街	
					大眾街	安順路	城北路	
					館前路	安義路	城南路	
					環館路	府安路	本原街	
					鹽田路	怡安路	本淵街	
					城西街	安吉路	育英街	
					博和路	永安街	長和街	
					北汕尾路	安富街	青砂街	

					媽祖宮路	政安路		
						興安路		
						城安路		
						培安路		
						功安街		
						開安路		
						順安路		
						慈安路		
						安中街		
						安生街		
						仁安路		
						安昌街		
						修安街		
						泰安街		
						海環街		
						培安街		
						理安街		
						頂安街		
						尊安街		
						敦安街		
						智安街		
						鹽安路		
						城安街		
						安興街		
						安豐街		
						安通街		
						慶安路		
						景安街		
						文安街		
						館安路		
						同安路		
						北安路		
						安西路		
						育安街		
						惠安街		
						北安街		
0	0	0	0	0	17	52	16	3

說明：道路採計原則：同名分段者或同名依數字、方位而有多條者（例如：中山路一段、二段，中山一、二路，中山南、北路）僅採計一條。跨區之道路以門牌號碼小者優先採計，不重複採計。

資料來源：「臺南市門牌資訊系統」，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address.tainan.gov.tw/query.aspx>。

## 引用書目

- 《臺南廳報》
- 《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
- 《臺灣總督府府報》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54冊1號、1792冊77號、4252冊68號、6391冊2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1171000700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省議會檔案」，典藏號：0011300360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臺中：臺灣省諮議會藏。
- 蒲崇欽，〈臺南市路里譜解說牌〉（1986）。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藏。
- 〈本區概況〉，「臺南市中西區公所」，下載日期：2013年12月30日，網址：[http://www.tnwcdo.gov.tw/page\\_home.asp](http://www.tnwcdo.gov.tw/page_home.asp)。
- 〈臺北市政府第846次市政會議（1996年2月27日）〉，「臺北市政府市政資訊」，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english.taipei.gov.tw/ct.asp?xItem=11475834&ctNode=50671&mp=1000>。
- 〈臺南縣（市）合併改制計畫〉，《行政院公報》15:170（2009年9月4日），「行政院公報資訊網」，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5170/ch02/type2/gov10/num3/images/Eg03.pdf](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5170/ch02/type2/gov10/num3/images/Eg03.pdf)。
- 〈臺灣省參議會為鄭成功、劉銘傳、唐景崧、劉永福、邱逢甲等均為台灣有功人物擬以各縣市街道以其名命名致函各縣市參議會會同縣市政府辦理〉（1947年4月14日），《臺灣省參議會檔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典藏號：001130036001，下載日期：2014年2月21日，網址：<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23/f5.html>。
- 「臺南市門牌資訊系統」，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address.tainan.gov.tw/query.aspx>。
- 中央研究院 GIS 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下載日期：2015年1月8日，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
- 翁佳音，〈郭懷一〉，「線上臺灣歷史辭典」，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140.109.184.148/Chron.aspx>。
- 黃定騫，〈原臺南大正公園〉，「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nrch.culture.tw/twpedia.php?id=8388>。
- 黃清琦繪製，〈州轄臺南市政區圖1940〉，「hq~青刊社地圖工作室」，下載日期：2014年12月11日，網址：<http://photo.xuite.net/hqq.hqq/2826664/69.jpg>。
-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
- 1990 〈村落戶口調查所見的荷蘭之臺灣原住民族統治〉，《臺灣風物》40(2): 89-1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1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 10 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

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

1939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

王必昌

1961(1752) 《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王志弘

2003 〈臺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2: 121-186。

王浩一（著編繪）

2008 《在廟口說書》。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藤光貴

1985 〈新しい町名〉，《臺南市讀本》。臺北：成文出版社。

石萬壽

1979 〈臺南府城的城防：臺南都市化研究之一〉，《臺灣文獻》30(4): 140-166。

1985 《臺南府城防務的研究：臺南都市發展史論之一》。臺南：友寧出版有限公司。

2004 《樂君甲子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吳育臻

2004 〈從地名的變遷看不同政權的特質：以嘉義市街路名為例〉，發表於行政院內政部主辦，「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2004 年 12 月 17 日。

吳建昇、蔡郁蘋、杜正宇、蔡博任

2013 《大臺南的前世今生》。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周元文

1960(1718) 《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郁森

2003 〈清代臺灣城牆興築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林朝棨

1957 《臺灣地形》。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洪敏麟（編著）、潘敬尉（主編）

1979 《臺南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范勝雄

1983 〈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臺灣文獻》34(3): 21-60。

1998 〈日據時期臺灣建制經緯〉，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4）》，頁 121-138。臺南：臺南市政府。

高拱乾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78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4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崑岡等（奉敕著）

1990 《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

梁晉榮

1999 〈近代臺南市街道命名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淑娟等（撰述）

1999 《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文達（著）、王禮（修）

1961(1720) 《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3 《臺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續修）

1960(1835) 《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連橫

1984 《臺灣通史》。臺北：大通書局。

黃叔瓚

1957(1722)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英

1958(1931)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郭廷以（校閱）

1989 《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廖秋娥

2005 〈地名權的歷史地理面向：以臺東市的街道名為例〉，《臺東文獻》復刊 11: 84-97。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

1916 《臺灣神社誌》。臺北：臺灣神社社務所。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1 《臺灣私法商事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91 種，第 1 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 《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 1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4 《清高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第 4 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蒲崇欽（編）

1986 《臺南市路里譜》。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劉良璧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寧顏（總纂）、魏永竹等（編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94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 1：大事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澤民

2008 〈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3-23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歐陽泰 (Andrade, Tonio) 著、鄭維中 (譯)

2007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道聰

2012 〈臺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臺南文獻》創刊號: 109-116。

謝金鑾、鄭兼才 (纂)，薛志亮 (主修)

1962(1807) 《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謝國興 (總纂)、臺南市政府 (編)

1996 《續修臺南市志·卷三：政事志·建設篇》。臺南：臺南市政府。

Azaryahu, Maoz

1997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Political Geography* 16(6): 479-493.

Barker, Chris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Berg, Lawrence D. and Robin A. Kearns

2009 “Naming as Norming: ‘Race,’ Gender and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Naming Places in Aotearoa/New Zealand.” In Lawrence D. Berg and Jani Vuolteenaho, eds.,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pp. 19-52. Farnham,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Carter, Paul

1987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ssay in Spatial History*.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Cohen, Saul B. and Nurit Kliot

1992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4): 653-680.

Radović, Srđan

2008 “From Center to Periphery and Vice Versa: The Politics of Toponyms in the Transitional Capital.” *Glasnik Etnografskog Instituta SANU* 56(2): 53-74.

Rose-Redwood, Reuben, Derek Alderman, and Maoz Azaryahu

2010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4): 453-470.

## **To Name is to Norm: Cultural Politics of Street Naming in Tainan City**

Wen-chuan Huang

###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naming of a place is a key compon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lace and it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n this sense, to name is to norm; and street names reflect the symbolic meanings and spatial orders bestowed upon a place by those in control or in power. Taiwan has been ruled by different regimes; and political changes were often accompanied with and manifested by alterations of street names.

This paper examines changes in street names in Tainan, the oldest city of Taiwan, in light of regime transition or change in government. Because nomination makes a fundamental gesture of possession, the naming of streets in the city affords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affirm or to contest, control of the city. With reference to concepts of cultural politics, the practice of naming and renaming of streets in Tainan was analyzed to reveal street naming as a means to institute/consolidate ruling power.

**Keywords:** Tainan, Street Names, Power Transition, Spatial Allocation, Culture Politics